

观察

熊淑娥

2023年6月21日,世界经济论坛发布了《2023年全球性别差距报告》。报告显示日本的综合指数为64.7%,在146个接受调查的国家中位列第125名。

日本女性参政指数世界排名再创新低

女性的参政水平反映了女性在国家中的政治地位。今年日本的排名较上一年下降9个名次,在七国集团(G7)中排名最低,也是自2006年开始公布以来的最低排名。日本政治领域的性别失衡尤为突出,女性的政治参与度不仅在东亚及太平洋地区,在全世界范围内也几乎处于最低水平。

政治参与指数,包含“女性国会议员和内阁数量、近50年内男性或女性担任政府首脑年限”三项具体指标。日本实行议院内阁制,国会是国家最高权力机关和立法机关,处于政治中心地位,女性国会议员数量是衡量该国女性参政水平的重要指标。在上述报告中日本女性国会议员指数仅为11.1%,位列世界第131名。根据日本内閣府男女共同参画局2023年6月发布的《2023年版男女共同参与白皮书》,众议院、参议院和统一地方选举中的女性候选人和当选比例一直上升,但总体仍然处于较低水平。在2021年第49届众议院选举中,女性候选人比例为17.7%,低于上一届的17.8%;当选比例为9.7%,与上一届持平。在2022年举行的第26届参议院选举中,女性候选人比例为33.2%,当选比例为27.4%。

从女性议员比例看,众议院显著低于参议院。《日本国宪法》规定,国会由众议院和参议院组成,在对预算、缔约、首相提名和法律草案进行表决时,众议院拥有优先权。在现实政治运作当中,日本参议院多表现为对众议院的有限制衡。参议院女性议员比例不足1/3,而拥有更大政治话语权的众议院女性议员比例甚至不足1/10,日本女性参与国政水平具有相当大的提升空间。

在女性内阁数量方面,日本的指数为9%,位列第128名。日本国家公务员分为一般和特殊两类,包括内阁总理大臣和国务大臣在内的全体内阁、人事官、国家安全保障局长等行政权力中心的各类官员等属于特殊公务员。内阁阁僚数量通常在16名以内,根据需要最多可增设3名。自1960年池田勇人内阁诞生了日本史上第一位女性阁僚厚生劳动大臣中山雅也以来,60多年间历届内阁中的女性成员以2至3人居多。2000年小泉纯一郎内阁出现了田中真纪子等5名女性阁僚,而这—纪录至今尚未被打破。

日本女性参政水平不能满足时代需求

日本女性参政起步晚,而且进展缓慢。1900年制定的《治安警察法》规定禁止女子同未成年人参与或发起政治集会。二战后美国驻日盟军对日本实施民主改造,女性解放是五大政策目标之一。在此背景下,1945年11月2日《治安警察法》被废除,女性结社权得到承认。同年12月17日日本颁布了修订后的《众议院选举法》,赋予女性参与国政的权利。1946年日本举行战后首届众议院大选,女性首次获得了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约有1380万名女性首次参与选举投票,共有39名女性当选,当选比例为8.4%。

二十世纪下半叶女性运动成为世界潮流,1979年联合国大会通过了《消除对妇女一切歧视公约》,并在1982年成立了消除对妇女歧视委员会。公约要求缔约国在家庭、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和体育等所有领域采取措施消除对妇女的歧视。为此,日本制定了《男女雇佣机会均等法》(1985),修订了《国籍法》(1984),于1985年正式加入了该公约。后来,日本又在该委员会的建议和意见下,颁布了《男女共同参与社会基本法》(1999)、《促进女性活动法》(2003)等。2018年日本开始实施《政治领域男女共同参与推进法》,旨在鼓励女性参选众议院、参议院和地方议会议员。这些法律为日本女性平等参与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提供了制度保障。

在推动女性参政方面,2001年日本设立的内閣府男女共同参画局负责召开“男女共同参与会议”,每5年更新一次《男女共同参与基本计划》以及每年向国会提交《男女共同参与白皮书》,民间的公益财团法人市川房枝纪念会女性与政治中心、亚洲女性资料中心(AJWRC)、全国女性议员联盟(AFER)等团体开展了演讲集会、筹集资金等活动。政府和民间力量都发挥了一定积极作用。

尽管如此,日本女性在政治生活中的地位与其在总人口中的比例不匹配,也与她们在少子老龄化社会中发挥重大作用的时代需求不匹配。根据2023年总务省的统计数据,截至2022年10月1日,日本总人口为1亿2494万人,女性为64189万人,占51.6%。而且,日本是目前世界上少子老龄化程度最高的国家。怀孕生育自不必说,家庭内部抚养孩子和照顾老人的绝大多数工作依然由女性承担,女性参政的前景依旧道阻且长。

日本女性政治参与的三大制约因素

女性政治参与是政治民主化程度提高的重要标志,也是社会政治文明的体现。2021年众议院选举是《政治领域男女共同参与推进法》实施后的首场大选,女性议员当选比例依然只有9.7%,比1946年8.4%的当选比例只提高了1.3%,70多年来女性参政水平改善成效甚微。具体而言主要存在以下几个制约因素。

一是选举制度存在根本缺陷。目前日本国会选举实行小选举区和比例代表并行制度。以政治话语权更大的众议院选举为例,小选举区根据每个都道府县的人口确定选区,选民投票给具体候选人,得票数最高者当选。比例代表选举则将全国划分为11个选区,选民投票给政党,政党根据候选人排名依次确定当选人。因此,只能选1名议员的小选举区,每个政党都会推出胜算最大的候选人,较少承担家庭事务而能全天候投入竞选的男性比女性更具明显优势。另外,自民党长期占据众议院多数,选举中现任候选人往往更有利,在目前男性议员占90.3%的众议院当中,女性议员要取得数量增长并非易事。而且,女性国会议员比例总体持续较低的现状,在相当程度上决定了女性阁僚数量只会更低。

二是政治文化中的男性偏好。曾经担任过男女共同参与大臣和3次当选参议院议员的猪口邦子认为,继承政治地盘的女性议员极少,通常是在其他领域取得相当地位后才被政党提名为候选人,女性的价值在日本社会中长期被严重低估。政治地盘和家族名望、政治资金是日本人从政的三大条件。只要被认定是某一政治地盘的继承者,其政治前途便基本有了保障。如在2023年山口4区众议院补选中,已故前首相安倍晋三政治地盘的继承者新人吉田真次毫无悬念地顺利当选。近代以来日本长期采用长子继承制,1898年《民法典》颁布,建立了家族制度,确立了户主继承前任户主大部分权利和财产的户主制度,而女户主通常被认为是例外。因此,政治家往往有意识培养家族中的男性作为接班人。尽管二战后日本大幅修改民法,废除了长子继承制,但这种政治文化中的男性偏好依然得以沿袭。像众议院议员野田圣子、小渊优子等,由女性继承家族政治地盘的只是少数现象。

三是社会影响力依然微弱。女性社会影响力通常与经济水平密切相关,日本经济领域缺乏女性领袖,而且男女在就业机会、雇佣方式和薪资待遇方面存在一定差距。20世纪90年代中期是“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和“新保守主义”意识形态在日本迅速兴起的时代。“新自由主义”政策下,日本的非正规就业人口持续增长。《2021年男女共同参与白皮书》显示,非正式就业者中女性占54.4%,男性占22.2%,女性的经济地位可见一斑。近代以来男性外出工作、女性守护家庭的性别分工观念,已经通过教育深入日本人心,形成了一种歧视性的环境,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女性经济难以自立。日本学者三浦麻理指出,新自由主义与国家家族主义相结合,将对母性的重视与对女性的重视混为一谈,在美化了母性的同时也令女性受困于家庭,制约了女性走上社会发挥更大影响力。

日本作为经济高度发达的工业化国家,其女性参政水平大幅落后于其其他国家经济水平。这也说明经济发展是包括女性参政在内的女性解放的基础,但女性社会参与程度的高低,并不完全取决于一国的经济发展状况,还受到该国政治制度、政治文化、传统观念等多种因素的影响。总体而言,日本女性参政要达到其他发达国家水平,仍有很长的路要走。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人物榜·科技女性篇

“世界杰出女科学家成就奖”获奖者弗朗西斯·柯万：

用数学改变世界



图片来源:欧莱雅网站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特约撰稿 刘倪汶

“我极力推荐从事数学工作。因为数学工作中不仅有许多有趣的领域可以探索,还有机会与来自多个学科的科学家的发现,争取获得有助于改善我们世界的发现。”

近日,牛津大学几何学教授弗朗西斯·柯万成为欧莱雅企业基金会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颁发的“世界杰出女科学家成就奖”欧洲获奖者。在此之前,她已取得多项荣誉:大英帝国勋章、高级怀特海奖和西尔维斯特奖章。此外,她也是学科领军人物:是第一位当选牛津大学萨维利教授的女性;曾担任伦敦数学会主席,成为该学会历史上第二年轻的主席;多次受邀成为欧洲女数学家组织的召集人等。

柯万教授的研究成果“柯万图”有助于开发理解几何对象分类技术,帮助理论物理学家解释我们宇宙的可能数学模型结构。她最近的拓扑数据分析研究(TDA)可以帮助科学家从大型复杂数据集集中提取关键信息。

热爱数学从未间断

柯万第一次对数学产生兴趣,是当父亲向她解释任何三角形的内角之和都为180度的那个时刻,她被这类可以永远得到证明的定理深深吸引了。阿

次成功对柯万教授事业的发展至关重要,为之后开展跨学科多领域的国际交流合作奠定了良好基础。

科研之路上,女性榜样力量与多学科交互助力前行

在柯万攻读研究生以及在牛津大学担任数学研究所教员期间,她潜移默化地受到同系女性导师榜样力量的激励。相比物理、化学等其他女性数量更为稀少的科学学科,当时牛津大学数学系有多达10名女性导师担任长期教职。“拥有多样化的榜样是非常重要的,尤其是女性。这在数学、理论物理学和计算机科学等领域尤为关键。”作为一名在数学领域颇有建树的女科学家,她十分支持科学界发展性别多样性。

同时,她也认同不同科学学科之间跨领域交流合作的重要性。在开启研究生涯时,柯万便对代数几何和理论物理学之间的新兴互动感到兴奋。之后,她更是充分探索多学科交流互动的可能性,与不同领域科学家跨越传统学科界限进行合作,力求能够将理论上的数学发现转化为有实际应用的应用,这也是她在科学之路上求索的巨大动力。

她说:“代数几何建立在数学其他领域的基础上,更与其他科学有着不同的互动。从代数几何到实际应用的过程往往

是缓慢的,其真正的科学影响随着时间的推移会慢慢显露出来。而近年来,这一过程一直在加速,新的应用代数几何研究领域发展迅速。”

科研之余,投身教学事业鼓励更多女性进入数学领域

柯万教授十分喜欢教学工作,享受和年轻人一起开展研究。在牛津大学担任教职以外,她也常作为客座教授到哈佛大学、斯坦福大学等高校访问交流。她热忱地支持更多女性进入数学领域,在国家、欧洲和国际层面为鼓励年轻女性进入数学领域投入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她在担任伦敦数学会和英国数学信托基金理事会主席期间,为中学女生组织了丰富的数学活动,如欧洲女子数学奥林匹克竞赛。她还曾深入参与了欧洲妇女数学家组织(EWM)的工作,协调组织了2010年在印度海德拉巴举行的首届国际女数学家会议等。

柯万教授认为,许多女数学家都十分愿意通过她们的研究帮助实现社会或环境效益。“一般来说,科学将为气候危机提供解决方案,全世界的政治家将及时采用这些解决方案,为后代保护环境。”这是柯万教授的梦想,期待未来她能够通过实现数学和更多科学领域的合作来改变世界。

她关注

今年“中小微企业日”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呼吁——

支持妇女和青年创业,增强供应链复原力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报道 面对困扰全球经济的通胀上升和供应链中断问题,中小微企业特别容易受到影响,妇女和青年所拥有的企业首当其冲。在6月27日“中小微企业日”到来之际,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发表声明,呼吁帮助这些企业增强抵御困难时期的能力。

中小微企业占全球企业总数的90%,为全球提供了60%~70%的就业岗位,并贡献了全球50%的国内生产总值。作为世界各地社会的支柱,中小微企业为地方和国家经济以及维持生计作出了贡献,尤其是对身处弱势境遇的穷人、妇女、青年而言。

如果得到足够的支持,中小微企业有可能促进经济转型、创造就业,促进公平的经济增长。

联合国大会指定6月27日为“中小微企业日”,旨在让更多地了解中小微企业为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做出的巨大贡献。

然而,多重冲击和危机同时发生,扰乱了全球企业家和中小微企业的工作环境。与此同时,冲突、对初级商品



在瑞士的一家公平贸易食品生产企业内,工人正在为产品贴上标签。Giulio Napolitano/粮农组织图片

的依赖、地缘政治局势紧张和大流行病等因素加剧了社会和经济的不稳定,使中小微企业极易遭受通胀上升和供应链中断造成的影响。

妇女和青年所有的中小微企业首当其冲,常常面临遭受外部冲击的风险。同时,在全球范围内,女性和青年创办的企业占比和总数都在攀升。然而,妇女

新看点

加拿大多伦多候任市长邹至蕙将履新

中新网记者 余瑞冬

根据市政选举工作安排,加拿大多伦多市候任市长邹至蕙将于7月12日正式就职。

在加拿大第一大城市多伦多当地时间6月26日晚揭晓的市长补选中,66岁的邹至蕙胜出,成为多伦多史上首位华人市长。她也将是多伦多历史上第三位女市长。

此次选举中,102人竞选资格获确认,创下候选人数历史新高。初步统计结果显示,邹至蕙获得近26.94万张选票,得票率为37.17%。按计划,邹至蕙将在7月12日向

市书记官作出就职声明后正式履职。邹至蕙已于6月27日与代理市长之职的副市长珍妮弗·麦凯尔维碰面,商谈交接事宜。

加拿大总理特鲁多当日亦与邹至蕙通电话,祝贺其胜选。双方均表示期待未来合作应对大城市面临的挑战。

众多加联邦、省、市级政界人士亦向邹至蕙表示祝贺,其中包括去年成为温哥华史上首位华人市长的沈观健。

出生于香港的邹至蕙少年时随父母移居加拿大。她曾任多伦多首位华裔女性市议员,后在2006年至2014年任联邦众议员。她也是加拿大新民主党前领导人杰克·林顿的遗孀。

和年轻企业家难以获得低成本的资金、能力建设支持和伙伴关系网络,难以进入全球市场,因此,他们需要获得帮助以克服阻碍企业发展的诸多严峻挑战。正因为这些挑战,许多企业家只能创办非正规的企业或维持生存型创业。

要应对这些挑战,降低和消除创业障碍,并为妇女和青年所有的企业提供良好的发展和经营环境,必须将加强妇女和青年能力、支持中小微企业发展以及支持妇女和青年创业的政策放在重要位置,从而促进落实可持续发展目标,履行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和可持续发展目标中“不让任何一个人掉队”的承诺。

今年的“中小微企业日”还将重点关注提升供应链的复原力,确保让工人和环境受益。

供应链是全球贸易和商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冲突、灾难和大流行病会迅速影响供应链的运作,抬高成本,让交易更加困难。因此,政策制定者和企业必须通力合作,确保供应链的运转保障经济、社会和环境的可持续发展。



中新社记者 余瑞冬摄 4月8日,邹至蕙向多伦多华人社区介绍自己的竞选政纲。

皮尤研究中心：

美国已婚人口比例创新低

年上一次统计高5个百分点。40岁以上美国人未婚比例曾持续下滑,至1980年降至6%的低点,此后一直在上升。

皮尤研究中心说,这一趋势并不一定表明美国人正在抛弃婚姻——例如,2001年未婚的40岁人口中有1/4在

60岁时已经结婚。

皮尤研究中心2020年发现,“千禧一代”(1981年至2000年出生)已经成为在30岁至40岁阶段未婚者占多数的第一代。然而,他们与非婚伴侣同居、未婚生子的可能性同样大得多。

报道称,一项2022年发表的民调发现,尽管单亲家庭在美国极其普遍,但近半数受访者说,单亲妈妈对社会不利;近1/4的受访者甚至认为未婚同居同样对社会不利。这两个数字自2018年以来都在上升。

(来源:参考消息网)